

二十六集



安愚堂文鈔目錄

安成阮烜輝仲寅

卷之九

題歲寒三友圖

題農星周中制劍說後

題張杞園貞先生印箋

岱頂看雲小照自題

題家藏董文敏公手扎九幀合卷

題萬鞞岡上遺花卉畫冊

先君大人詩集補遺跋

安愚堂文鈔

目錄

跋高玉階先生手摹黃文節公像後

跋大觀帖尾冊

跋陳大士所寫扇面

跋趙文敏公手書道德經後

跋清平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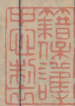
跋漁洋先生五代詩話後

跋張竹田寺丞自題小隱處後

勸修恩邑考棚啟

勸新城士民捐輸啟

重修漢太傅轅固先生祠募引



題歲寒三友圖

嘉慶己卯歲余遊京師從攤市得歲寒三友圖一軸畫甚古購以歸懸壁間面對累日爲輟然曰是圖也就松竹梅言之則各從其類而實以氣相求也就人與松竹梅言之則松竹梅雖無與於人而人即可借松竹梅以自友也友之時義大矣哉天地以寒暑相推成歲歲不與寒期而寒自來寒不與物期而物自感物無不喜暄畏寒者感乎寒而寒莫之萎則百物中惟松竹梅稱最故俗呼三友夫此三友者青不改色冷更聞香或散處谷溪或叢居園圃豈寒遇之而自弛其威哉亦豈其畏寒而避之哉寒未至初未嘗求異於衆也及乎寒而仍不以寒易寒旣去亦非必務矯乎羣也方其寒而偏覺以寒顯是故寒不可傲也而松竹梅以其性傲之寒不易忍也而松竹梅以其性忍之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夫其所憑依皆其所自爲也士固有節意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世顧其自處甚堅其獲全於昏亂也蓋鮮宜乎砥節礪名摧陷廓清者之難於代有其人哉然以視世之脂韋隨俗爭相艷慕者則一臧一否固較然不爽矣商山之四皓與竹林之七賢與吾用援斯圖以通其義

題農星周中制劍說後

劍古稱鏌鄒龍泉次之魚腸又次之孫退谷先生藏周劍二其一銘云吳季子之子永寶用劍其一魚腸漁洋先生作雙劍行紀之意謂魚腸固至今存也余未之信夫所謂寶劍者其氣如白虹其色若霜雪其精靈可以上飛星漢其鋒鏑則照人凜凜而不敢逼視豐城之劍沈埋日久一出獄而遂化爲龍神矣魚腸迄今幾四千年使其果爲神物焉知其不亦爲龍化耶不然日秘匣中而僅以鐵衣斑血相矜誇則寶魚腸直如寶鉛刀齒何爲者吾友牟君農星舊藏劍一掛在床枕間遇大風雨常淒淒有聲能出鞘二三寸因非古鑄弗之寶近里居從賈豎手得一劍以建初銅尺度之長一尺六寸五分臘廣一寸五分弱身長一尺三寸二分強莖長三寸二分強莖圍一寸八分其末一夾連莖殘去可得五分其鋒尖磨損殘毀已失原形可得一寸四分考建初尺一尺六寸五分當周尺二尺三寸一分強正與考工記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鑄謂之中制語相合遂以其爲周中制劍也而寶之且繫以說說中援據羣書於劍制辨論甚詳而又以趙希璜所得周上制劍於安陽市者兩相訂較用發明夫周尺長短之數爲快其意視退谷所

矜爲魚腸與吳季子劍者互異始知牟君之爲是說蓋
藉劍以推算周尺並可考證經書究非爲劍也以劍論
則今世旣無歐冶風胡其人者安所得寶劍而藏之哉
余故因其說而申言之以語夫世之好藏劍者

安愚堂文鈔

卷九



題張杞園^貞先生印箋

印章小道也孰是道而擅名者代鮮其人又余見衛馨遠集印冊所萃不下數十家工妙絕倫奇古偉怪令人思小道必有可觀則精其藝者亦不鮮安邱杞園先生善古文詩詞爲海內宗間又寄情篆刻一時作者如程穆倚黃濟叔皆相與交善往復講求無遺力今其裔孫某以家藏先生自鑄印箋數本見貽類多拈古句紀春秋采名言寫情性其得自心怡者迥異常流萬萬余諦視良久如見其精神煥發湧溢在盤紅屈曲間則於印箋中見先生一如於古文詩詞中見先生矣爲題數語

安愚堂文鈔

卷九

四

用志私幸

岱頂看雲小照自題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左太冲爲高蹈者言之也夫
必高蹈而後言曠懷則達士殆鮮其人矣余宦東幾廿
年前署任黃縣時晉登郡躡蓬萊閣遙望空碧海天無
際幾於置身塵外與濯足萬里流者同一俯仰而振衣
千仞之槩則猶未可意想得也歲癸巳任濟陽以旱故
奉憲檄親往泰安赴岱廟祈雨至則登岱頂謁碧霞宮
禱後與僧尋沒字碑下箕踞小坐從者告山前雲起恐
阻歸僧曰是膚寸而合者皆下界雨漿也雲初起願少
憩待午則雨過矣已乃下瞰雲氣杳杳霏霏滃鬱成林
曾不轉瞬噴薄如海因戲謂僧曰余何不學爲雲中君
乎拂衣命輿駕雲趣下人視之疑仙在九霄中浮輪縹
緲承蓋氤氳遠勝乎太冲振衣千仞之所云卽以余自
豪亦竊意莊子所謂乘彼白雲至於帝鄉者甯不當作
如是觀耶今追念舊景恍然在目因倩人圖入小照然
則非高蹈而得此曠懷者余亦何嘗不可爲達士模哉

是題

董文敏公手札九幀合卷

明代士大夫多能書著者莫如祝枝山祝而外董香光其最也祝楷似鍾繇不多見草則揮毫落紙鶴舞鴻飛欲雄視前明一代今猶間有存者香光得名後於祝墨跡留人間甚富眞草逸秀圓潤纖濃各極其妙特筆勢少謹不若枝山之奔騰縱放睥睨自豪旁顧無人耳余藏明人墨跡百餘卷枝山書僅二軸香光書計大小軸冊共十餘種內有公手札九幀裝潢成帙合作一卷結構妍雅姿態橫生每一游目心神間滌如與公晤對於一堂焉昔人謂蘭亭無下品茲卷其庶幾乎道光十有

安愚堂文鈔

卷九

六

八年正月日仲寅氏識於荏邑官署

題萬輞岡上逸花卉畫冊

萬君以詩畫名家久矣余少時見其畫并讀其自題畫句輒心慕之面覲究未可計也歲嘉慶戊辰余秋試寓省垣楊子巷與君爲比鄰得過從如舊相識蒙惠貽山水畫一幅被愛者強攫去爲惋惜數年後從友處得山水大松各一追溯前景喜爲色飛自此無復索君畫意意謂吉光片羽少亦足珍奚用多爲今又得所寫花卉一冊凡十二開鈞勒傳染各以意合風格直不在王若水下至其松之偉峻老榦縱橫恣肆與夫峯巒樸渾氣韻荒寒皆不泥古法而能矯矯自異者豈胸中固別有

安愚堂文鈔

卷九

七

魂礪與

水

冊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水

先君大人詩集補遺跋

物積久則易失積多則易散勢也其幸而不失不散者則人爲之其幾矣而復得幾散而復聚者則爲在人人亦不知何以然而然意者有數存其間耶抑物有靈而不致終湮耶

先大夫舊存詩稿散佚多憶嘉慶辛酉歲落第歸舟行馬馳就途中勝景古蹟寫入篇什得若干首謄就成帙是廋隨宦時所常目及者隔數載向斐几求之弗得向竹筍求之亦弗得後又求之於友徒戚族仍無得焉餘可概已前廋在恩時敬刊夢蛟山人集計八百餘篇私

安愚堂文鈔

卷九

八

疑家所存必不止此今四兒

奉

因事旋里常檢舊藏書

籍繙閱片紙單張有句必錄共獲詩一百四十六首攜

至新署廋

敬謹校次補梓行之是豈非幾於失者復得

幾於散者復聚乎爰識數語以見本末

廋輝

謹跋

跋高玉階先生手摹黃文節公像後

往者遊京都過朱檝堂先生齋中見壁間懸石刻東坡
笠屐圖為作詩題其旁誌慕也歲甲辰偶於畫篋中檢
出舊藏金山高君玉階手摹黃文節公像墨本一軸把
玩不能置竊惟公在神宗朝與坡老同時議論丰采凜
凜耀人耳目茲從墨本中企及之其想慕若有甚於題
東坡者蓋東坡一生以觸諱危身氣象巖巖恒露骨格
公則豐頤頎長雖頡頏賢哲仍不失為中正和平覺坡
翁未足多羨也軸後有翁覃溪先生親書記高君手摹
時同觀人如法式善趙懷玉吳錫麒張問陶汪守和姚
文田周邵蓮孫銓方楷一時名流爭覩為快固已夫文
節公在西江詩派稱大宗烜於公為梓末後學今得遺
像及時瞻仰敬想高風曷禁神往用成數言寶以永賞
謹跋

跋大觀帖尾冊

夫不親大常武庫者不知刀劔戈矛之淳光也不入波斯買舶者不知珠寶琛貝之奇彩也故物以積成富亦以罕見珍如今世所傳大觀帖則其倫焉是帖包羅萬有編輯羣家几筆近枯澀嫵媚者皆弗採共裝成六十冊市鮮粥者卽求諸士大夫家亦不多觀余得是帖時檢查之已少九冊日久漫漶又亡其七夫嘗一變而知九鼎咸珍今所存尚多則雖殘猶未殘也公餘展閱殊饒佳趣卽過武庫而選戈鋌對買舶而誇瓌寶神愉目艷何以逾茲所慮遲之歲時又未知散棄奚若因卽其

安愚堂文鈔

卷九

十

尾冊泚筆記之

跋陳大士扇面詩句

吾鄉在勝朝時以制藝立言者有五大家爲盟壇執牛耳則首推大士蓋海內尊崇久矣而其詩曾未之聞余夙藏金扇面四十張字畫各半皆勝國名流遺蹟內有先生送友人詩一章澹潔古雅頗與高季迪神韻相埒豹斑偶露餘可知已夫善文者非必盡能詩而能詩者未嘗不出於善文之人昔人謂曾南豐文與歐蘇敵而惜其拙於詩南豐豈真拙於詩者文太高則名以文重後人亦遂尊其文而拙及其詩耳杜工部稱詩聖而其文僅傳大禮賦三篇豈謂工部爲拙於文乎然則大士安愚堂文鈔

卷九

十一

之以文顯而不以詩名者其義可類推已

跋趙文敏公手書道德經後

趙吳興書落人間無數余所見殆將近百優劣雜陳愛
憎攸別若無甚珍愛意蓋真易亂亂亦未易辨故識真
者尠得真者亦殊不多此古人所以難言家藏乎是冊
寫道德經五千言墨氣鬱淳筆情圓勁披閱相尋骨膚
勻稱視石刻中天冠山樂毅論諸品較爲神王知爲真
蹟無疑冊後以瀏覽過印章者凡數十輩視九鼎大呂
孰重余藏之又已歷三十餘春旣幸其得又患其不幸
其得者非特爲几席間留一寶實爲文敏公留一物也
後之人儻知所愛在吾而又知是物爲松雪精氣所寄
安愚堂文鈔

卷九

三

無使視同瓦礫而輕於一擲焉則又不以失爲患矣其
幸更何似耶時道光二十五年仲寅老人書

跋清平調

唐明皇與貴妃在興慶池東沈香亭賞木芍藥命龜年
持金花牋宣賜李白白立進清平調三章龜年歌之明
皇調玉笛倚曲盡日而罷夫明皇愛太真與漢成帝之
愛飛燕寵相若耳白以飛燕入曲而又謂其倚新妝爲
可憐是明皇寵妃之過有甚於成帝之寵飛燕白實有
欲言而不敢不言又有不忍言者因借飛燕寓諷諫也
後人解爲抑飛燕以揚太真失矣末章傾國二字與名
花並題復申以解釋春風無限恨則隱指明皇爲春風
太真不及察明皇亦不及知也春風易歇爲太真者豈
安愚堂文鈔

卷九

三

無歇時馬嵬坡之恨視沈香亭北倚闌干何如

跋漁洋先生五代詩話後

五代詩話九十二卷蓋新城漁洋先生哀集而成之者也論世至五代有霸無王其政錯亂而流於雜其文則弇陋而近於鄙此五十餘年中豈竟無一才可以各世戈盾之氣日盛烽燧之警時聞遭其時者方流離播徙之不暇尙何講道德而語文章耶然詩歌之作則間有存焉者巷野發嘆羈旅興悲或念故主而轉泣途窮或應新辟而競獻德頌其王公貴人志得意滿亦或寄詠於侍宴從遊寓辭於登高作賦玉鈿金釵有倡斯和春華秋月無勝不尋殆卽承叔所謂詩原乎心富貴愁怨安愚堂文鈔

卷九

齒

見於所處者乎昔歐陽公爲五代撰史先生又爲五代存詩後之論世者庶幾讀史而知其政因詩以見其人賢否盛衰較然不爽韓昌黎序荆潭唱和詩云苟在編者咸可觀也余於是編亦然謹跋

跋張竹田寺丞自題小隱處後

張君名曰慈

鐵山之西有張公竹田廬居在焉居旁置花圃一所圃後有池槐桐蕉竹環藪而生時以朝夕憇避其間自名曰小隱處余惟詩所稱考槃衡門諸賢類皆以隱爲樂而獨善其身者公前供京職五載因職閒才無可展乃引退築圃而居人勸之再仕不應是豈非藏其才而不欲自市乎然吾聞昔之宰是邑者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常相諮而處焉其里中鰥寡孤獨廢疾無養者亦公乎是賴則隱於家一如仕於國也名爲小隱意在斯乎謹跋

安愚堂文鈔

卷九

七

勸修恩邑考棚啟

恩邑古貝州地俗樸民淳故野處多秀余來宰是邑歲科試凡五邑童俱就縣署搭棚坐遇風雨無蔽處試期屆冬夏苦熱苦寒人鮮有安帖者邇歲文運稍興試童積至五百餘名又苦於縣署窄隘敷席不足丙午春邑人士欲就城中近聖書院廣其基爲試棚懼難於余余惟試棚之與書院異名而同實書院爲課士講學之所試棚爲校文取士之區道固並行不悖就書院爲試棚庸何傷所難爲謀者院舍自嘉慶初年重修後今已閱四十餘載牆壁拆裂椽梁黓朽門塾堂庀半虞坍塌及

安愚堂文鈔

卷九

六

此不治是仍其舊而舊殆將廢待廢而後議修費又較繁且棚中所需號舍又不能不寬爲士子備計八百號占地頗濶一經營構則董事公費匠役人工與購買木石瓦磚動需制錢五六十千吊文方能濟用誰其借箸前籌無虞乏缺昔賢有言事可與圖終難與慮始始既不立又何怪其卒之終不成乎今以五六十千吊制錢之工苟邑中有好善慕義其人雖獨力亦所優任豈其合一縣以圖之而反見難然則事第視其謀何如耳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夫烏有同力合作而難望其功之必成者吾昔嘗稽諸墨子矣墨子之

言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有人於此負粟
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
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
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君子之視義士
不若視負粟者也今恩邑考棚之修非第視負粟若也
以一縣所不得已之舉又爲人人所共欲爲之事而好
善慕義者鮮焉則是世俗之視義亦猶乎墨子所言君
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善莫貴於與人同財莫
貴於無私吝予故深嘉夫謀始者之欲成其功而又厚
望夫未與謀者之胥克用勸以共襄其美也謹啟

勸新城士民捐輸啟

軍興已四年矣屢經各憲以奉有

上諭諭令督撫督飭地方官及在籍紳士廣宣

德意遍示鄉閭捐貲助餉出示在案迄今日久寂無來
音竊思敵愾同仇爲羣情所共憤急公好義亦衆志所
樂從今日之捐輸

君上原出於不得已以二百餘年服疇食德之民爲

聖天子分一時之憂道固應然分亦宜爾古未有仁而
遭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漢元狩間有司言縣官用
度太空富商巨賈財累萬金不佐國急武帝始用孔僅

安愚堂文鈔

卷九

六

桑宏羊等言利事析秋毫而又招致張湯杜周以嚴刑
峻法繼之使桑孔輩得行其策自此士夫沸騰百姓亦
箝口寢說無安生者今固未有是也

聖主垂拱政務寬仁內無闕事外無苛法歲無勞役獄
無寃刑而吾輩乃匿財爲念諱言輸委甚非所以仰承
德意余重惜焉茲與紳耆約自某日起至某日止四路
分期集明倫堂公議量力捐輸所請數十人均殷實戶
無力者概弗舉其實在有力者雖有大小之殊所商捐
項亦卽以其力大小酌捐數多寡小不必以大者自名
大亦不可以小自居稱其分所當盡隨其心所得安人

有以沽名議我者不之恤有以逾分謂我者不之顧是則急公好義之實心真無愧於仁人君子也屆時尙冀諸君子按期而至母以家有公事身有寒疾爲飾來則務望親臨毋以年少子弟一至塞責儻或彼此觀望羣相效尤若輩固自謂得計矣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新邑爲聲明文物之邦尊

君親上人人素悉斷無有蹈襲吾言者吾所言未免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吾所願則猶是望人人共爲君子勿讓好義者獨爲君子焉耳幸諒之

重修漢太傅轅固先生祠募引

新城縣東北二十里有轅固村相傳爲漢清河王傅轅
先生固舊里余以咸豐元年奉檄莅茲邑因公下鄉過
其地見有高塚詢輿前人方知爲太傅葬所下車至塚
前瞻謁三拜顧久之塚高約丈餘圍約數十步氣勢宏
厰一望無際境殊曠然南對長白山迤邐蜿蜒列眉
睫其旁則太傅祠堂在焉又久之村中父老來數十人
至余前引余入祠具述祠堂卽先生昔年所築授經臺
處方築臺時諸生以時誦習其間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其正容恭聽於書策琴瑟前者幾不可以數計今則山
榛隰沓欲興思於彼美而不可復得蓋臺之廢已不知
其幾何年矣嘉慶初年經前升任縣主寄菴劉司馬倡
率里人就臺地改爲祠除本村人醵金捐助外有不敷
向四鄉募錢足之祠以成余因爲村父老語曰如爾言
計自創建時迄今閱五十餘載今廟貌仍舊垣牆則漸
漸傾圮有舉莫敢廢今與古何遽不相及耶及時修之
勿令其久而遂廢可乎村人曰唯唯二年春孝廉張君
繹武暨茂才崔生以重修呈請并求爲募引蓋懼其力
不給而若有難色也余曰所難於修者亦闕其祠之屬
何人耳爲轅太傅祠議修則無難考漢代重置傅傳多

賢如董江都賈長沙爲最景帝拜先生爲清河王傳賢
與董賈埒此籍籍者人所共知也方是時黃老爭尚經
術不明先生以治詩爲羣儒倡名重當代在文帝時齊
魯韓已皆列學官矣觀其與黃生在孝景前爭論湯武
言無囁嚅氣挾風霜黃生竟不之辯而孝景愈重其剛
先生後又以曲學阿世爲公孫宏誠是其廉直自守豈
第以斤斤傳經註疏爲長於訓辭乎夫聖賢往矣百世
而下聞者莫不興起矧太傅爲桓邑人芳行卓軌炳若
日星今以祠宇將壞謀釀金葺之安知今之勇於爲義
者不遠勝前時諸人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
能至余心嚮往之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邑之人當
必不以吾爲阿所好也是引

安愚堂文鈔

卷九

三

安愚堂文鈔目錄

安成阮烜輝仲寅

卷之十

壽姊氏七旬

尚齋朱郡尊偕恭人七十雙壽

壽劉公毅菴六十

壽許雲峯六十

壽嫂氏傅太安人七十

七十自壽

安愚堂文鈔

目錄

壽姊氏七旬

歲丙午九月日爲姊孺人七十壽辰烜遠在東邦爲職守羈未能登堂稱賀竊思吾姊以罹患遘危之身猶能享天年晉古稀非深知者曷由道其生平烜屬在骨月能無一言烜少姊氏七歲襁褓時母宜人以家道自任并曰織紵無少暇烜出入賴姊孺人攜扶力居多迨年十二而姊已出適易門矣厥後歲時伏臘以行李往來其間兄弟四人中烜最數因而覲孺人之持身居家與其上下事使凡百孽畫靡不備悉猶記昔姊君爲烜言曰爾姊賢真吾助姊之翁亦爲烜言曰爾姊非特於吾家爲賢婦族鄰亦無不敬之慕之姊固大有造於易門哉詎謂家運迍邐不數年而姊翁故又不數年而姊君亡當是時姊痛哭瀕死者再四以膝前二女一兒在姊嘗爲其兒撫摩而淚曰兒成則易門之福吾之幸也否則吾雖死不瞑目烜聞而悲悲而慟蓋累日於茲胡未一載而天乃竟奪之嗣也是促吾姊以慟不欲生也而天偏爲之綿其生卒亦不必爲自經溝瀆之諒而且延其壽何哉夫世固有死爲其易而不死更爲其難者自古忠臣烈士臨難殉身甘鼎鑊如飴君子非不哀其衷而欽其操而一二深謀遠慮輾轉孤危反不忍捨於一

燼者義無所逃則志亦不得不委曲以就其難也今吾姊未嘗學問而其志其行有隱與昔賢昭合者豈非謂靡鬲卽不有少康程嬰卽不有孤兒安見中山之裔不可以圖承漢統而遂灰念以一死塞責哉然則姊孺人之節且孝而且壽者固有天意焉抑其自具深心至誠不懈而非徒聽諸天焉則由七十而八九十且浸而期頤必當有以圖宗祏於弗替目覩恢猷而不負其生者事固有待其壽亦未可涯量也已烜今六十有三矣憶丙戌歲自家來東邊侍左右已廿載離縈澗淙迹難楮罄藉使天假之年辭榮遂初異日釀菊酒晉霞杯得拜

安愚堂文鈔

卷十

二

臨揖讓於姊氏之堂慶所以志存宗祧而不負其生者烜亦與有榮焉視今日之以文詞祝也又何如謹序

尚齋朱郡尊偕恭人七十雙壽 先生名錦琮

蓋聞明德之後始有達人積善之家恒篤餘慶則如派
分沛國裔出新安綿正學於聊山詩書繼世溯舊聞於
澗浦簪紱傳家鶴舞門間共羨一門仁孝桐高葉茂咸
知累葉清華漢水宣猷少府公則譽隆儒吏銓曹引望
司勳公則名冠詞人允矣合德光前樂誦芬於未艾宜
其貽謀裕後卜食報之無窮也恭惟尚齋先生憲臺大
人殷水鍾靈胥山毓秀英年領薦史館宣勤橐綵筆於
玉堂麟圖衍傳讀秘書於金匱鰲禁分榮固已摘藻翔
華蜚聲藝苑方將登龍題雁濟美德門乃邀

安愚堂文鈔

卷一

三

錫命於

九重旋縮銅符於百里歷三遷而垂組馳六轡以揚鞭
慶遭遇於長途方開驥步裕經綸於素抱用展鴻才故
其宰廬江也育人材而新學校秋闈則榜占四名暢地
脈而濬河渠夏口則軌循九折化雀角鼠牙於不競野
鮮莠氓儲玉芻金粒於常平邑無荒歲其權泗州也土
林窺蓉鏡以徵祥行旅憇槐陰而誦德虹隄有衛羣忘
洪澤之衝鶴俸慨分竟解儉年之患其宰宣城也拯溺
則民免其魚濟饑則人忻有豸假工代賑涸鮒全蘇按
戶授糧澤鴻無恙本廉明而除奸弊照警犀燃持清正

以迺時和豐徵魚夢其守瑞州也筵開西廡臥殿東軒
廣厦千間久矣賓興多士崇墉百堞鬱哉功賴賢侯折
獄辨五聲堂懸心鏡按律慎三尺途載口碑束雪法良
設子店而私梟永禁量珠額溢獎寅僚而官引增銷故
此事推袁致贈聯於廉訪且逢人說項邀波引於制軍
斯又望比山崇譽同江遠矣今也承

恩自北按轡來東攜鶴憇光嶽樓前迎鹿遊絲雲亭畔
撫字則安良戢暴桴鼓稀聞催科則冒暑衝寒輪蹄忘
倦而且存誠主敬邀默佑於無聲困之甘澤祥雲感虔
祈而屢應最績竚登薦剡入覲

安愚堂文鈔

卷十

四

龍光循名旋列

御屏榮膺豸繡此政事之彰於聞見者而文章則更可
臚稱焉先生秉資粹美負性通明友仁事賢切磋有助
集思廣益淵博無涯立言不遜乎立功優學一如其優
仕皇墳挂腹罄二酉之所藏大作等身識三冬之足用
校讐名藝具見匠心纂證羣編莫非精詣他如書兼各
體盡三真六草之工才擅數長得四庾八王之妙辨珠
庭之貴探玉版之元問金瑣之奇窺瓌瑋之秘出其餘
技亦勝專門是以詩宗老杜畫仿右丞冊進

掖庭

恩頌內府在學士固爲俯首卽才人亦且傾心至於孝能錫類誠足感神侍王母而七日忘勞喜占勿藥營先兆而三旬不倦祥慶生芝盛德孔彰固噪稱於儒列芳聲稔著亦藉助於名姝蓋惟恭人毓粹華宗表揚中壺持身淑慎秉德溫恭故能嫻習內儀職錡金筥筐而無失贊襄外政循起居進退以咸宜也由是荷廳瑞靄燕寢禧凝成愛弟如珪瑤花輝棣萼族鄰以稻秣烏解穉銜玉樹敷榮奚讓美於八龍三鳳孫枝競秀將爭名於二陸五常別室明珠時陪遊宴東床潤玉亦奉昕宵斯誠駟馬盈門綵衣繞膝也已先生金玉其體冰淵其

安愚堂文鈔

卷十

五

心養冲和於笙詠琴音屏餐服於紺牙紅甲屆期謁廟先巍城後傑閣履百磴以如平每日下帷起昧爽歷高春至三晡而弗懈卽今日之老當益壯知他年之耄而猶勤茲逢書亥良辰共慶生申吉戊祥登七秩正當麥秀郊原慶洽百年定卜籌添海屋介眉奉爵浴佛剛過三朝稽首稱觴浣花止須八日歌興五袴士民旣鼓舞而揚仁頌遍十城僚屬亦臚歡以述德某等知心有素稱壽彌殷惟有羨青烏之並飛爲君子載歌偕老攜絲醕以爭進與羣賓共祝長生云爾

壽劉公毅菴六十

人莫不樂於言壽而言之者每難非難於言之諛難於言之而并不知其爲諛也壽主乎命命自生而已具壽延乎德德必成而後彰以德言壽則不惟無諛詞且恐諛之而猶以爲未盡其美斯庶乎當矣萍邑毅菴劉公以道光庚戌五月廿七日初度壽六十戚族中以觴獻頌者不知凡幾余於先生雖未嘗覲面而行誼甚高有得諸耳熟而不可勝紀者姑就其梗集而畧陳之則一誠而已矣先生少讀書應童試輒冠軍甫弱冠因家政繁棄舉業至三十復應試補弟子員旋食廩餼自弱冠

安愚集

卷十

六

至壯歲中間十載以失怙故驟落舊廩理家政兼治外事若幾於不遑甯處者先是尊嚴大人病篤時因鄉村附近祖塋多爲煤累遺言卜地務遠隔煤嶺爲諄諄而牛眠佳兆終未易求乃詢延堪輿家有學識者與之講究青囊互相討論尋山履險歲無虛日歷期年果獲吉壤得畢甯窆事是其事父於歿後者誠也歿後尊慈夫八年老病牽投藥鮮中先生乃單心素問薦意岐黃躬自診視調治無失每於侍奉中篤歡承意間安侍寢積六年如一日病亦就痊是其事母於生前者誠也就憶其時諸弟輩筍觶蘭森患無以爲教養計而先生經紀

其間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叔季五人次第婚娶各自成立是其友於兄弟者誠也抑又嘗問其軼事矣前令曾太祖瑞公墳附近五里俱產煤鄉民視爲利藪爭相開挖阻之則易於構訟不阻則傷及墳脈先生知其難以理論出自已所析祖業租地十餘畝入祠變價將附近煤地全行認買議爲祠業里鄰諸村亦嘉先生之果於好行其德樂爲允許今歷年既久墳保無恙是以尊祖敬宗之心而并能見信於人非誠也而何由是祠宇未葺則設法以新之族譜未修則斂財以續之凡鄉族中遇有忿爭排難息紛務求其睦好而後卽安是又何一

安息集

卷一

七

非誠之所周乎夫誠者天之道也惟誠而後可以動天誠之者人之道也亦惟誠而後可以動人先生一生行事履危涉艱若不免於神瘁而力疲焉而今則蒼顏鶴髮壽音艾耆幼子童孫環侍左右令人從相公峯下登堂稱觴與修竹偃松相掩映其爲天所佑人所助者先生當自視爲何如耶昔魯臣之頌僖公也一則曰壽而康再則曰壽而臧先生味道滄和恬退爲懷以隨緣山人自號其天性恒與人殊其壽而康壽而臧亮亦無異乎昔所云矣煩故推求夫先生之德與先生之誠援筆而爲之壽

壽許雲峯六十 名清岳

夫大璞不雕什襲韞其奇采祥金在冶百鍊發其精光
人苟貞履坦之規綈含淳之矩不必揚洪伐侈豐功鑑
耀史編流徽鐘鼎而謀成貽燕吉人之善無不昌祐篤
延鴻仁者以恭而益壽知其陶元浴素守貞葆和有以
扶樹靈元而緝臻曼羨也歲己酉冬月爲吾友雲峯先
生六十瓠旦於時致其洗腆則慶自子孫樂以陔華則
謀之寶介薦祉者祭肅拜祝延者稱媿分行以我心
交屬爲惶引竊維先生毓靈西晉馳譽東齊聲名炳於
人先弗祿宜於爾後惟其信砥德厚積之者醇斯其嘏

安愚堂文鈔

卷十

八

集襪翔應之者捷則請述好修之概以徵納慶之由可
乎夫其家承華胄生自名門犀角未盈豹班已露乃蘭
蕙之芽甫茁而蓼莪之什旋刪頊頊此身孰孰焉倚於
是一囊襜被千里行幃揚州之鶴將騎秦岱之雲相引
訪陶朱之遺躅寶井基留侍大阮之清塵竹林遊續蓋
自令大叔翁鬲津作客思次揚旌山號錢求地呼金注
先生往依焉時年未舞勺也旣勤灑掃之役兼肄積箸
之方唯諾爲恭勺稽必謹數馬以對衍石相之風刻鵠
不成凜文淵之誠惟士驎能鞠稚將推恩而玉汝於成
而新途能習勞已臨事而銀手如斷旣而游于愚歸昨

階著代德曜是質春之偶茲商仍載費而行適令二叔
翁游宦蘭州遂委先生任事而先生之擔荷彌專矣而
先生之才識彌練矣爾乃舊貫恪承新硯煥發五官並
用八窗洞開智不先人似毛遂之囊中雖處明能燭物
若劉晏之地上錢流參史公平準之書以著其潔置鄭
氏通賓之驛亦足自豪迨至清比鮑壺信行岑鼎素游
慕軌賁交企塵湛染聲華卽是長生之庫總持功德眞
成寶主之鄉猶且處隆若宥守豐以約蔡吳興之常膳
白莧紫茄陽司諫之清規布衾木枕瞿瞿焉抑抑焉古
號知餘之子人稱歸厚之門先生近焉雖然繩約其心

安愚堂文鈔

卷十

九

者或意多嗇吝輒錄其行者或度少恢矣先生則以霜
儉律己以雲量覆人集腋之裘念一寒而輒解燔衢之
券遇再請而亦酬義自重乎嵩衡色不加之臧獲爲善
更劬於采菽守身有鑒於慎桃所謂滄勝知歸當仁不
讓者非歟且夫萬物相代彌天之雲乃與三成爲邱靈
瀆之源斯大是故根深者枝茂積厚者流光以先生視
履考祥禔躬集慶名隸上庠之籍風高大隱之班固宜
天爵自尊人倫彌樂鴛侶齊眉於閭內鳳毛毓采於池
邊藍田之雙玉並溫連城待價赤水之一珠先耀照乘
爭輝屬以下式輸財田文好義

廷議嘉之官其長子塔以勸爰迺就職千戶領漕太倉
稟訓於趨庭宣勞以利運書九穀而詳六米籍十姓而
簽百名玉節均輸稽聯渡穩冰蟻効順箭駛波恬行且
應茂薦之章推顯揚之義品服榮以彪虎

恩綸賁以龍鸞然後知翌翌致祥貞貞俟福天爲粵死
而不爽者錫羨之符也福不唐捐而有餘者引延之理
也茲者桐圭紀閏梅蕊迎春際花甲之一周頌林壬之
百祿新圖數九消寒開北海之尊宵雅肆三戒養濱南
陔之慶稱觴上壽徵賢合嫺酌兒娛君緘魚商我蓋僕
與先生交二十餘年矣借乘於東方而公孫契合締歡

安愚堂文鈔

卷十

十

於北郭而列子神馳乃徒以宦轍之羈未獲與賓筵之
盛一聲銅笛遙看鶴下青天九曲錦屏正待犀揮墨客
爲之製銘松之句摘頌柏之詞翻白雪以調絃助青霞
而腴爵華鐙不落寶月常圓信蓬島之天長證瓊霄之
位異從此微奇亥字羣呼絳縣老人卽令送喜庚郵請
附黃車使者

壽嫂氏傳安人七十

福惟壽最壽以仁綿不仁而壽福未必延故論壽必卜於仁今夫坤婦道也至柔者其性耶至靜者其體耶至順者其用耶柔靜而順其皆仁之徵乎其卽婦德所謂安貞而吉乎故以婦而善體坤道者厚乎仁亦固其壽宜吾長嫂夫人之壽晉七旬而未艾也嫂秉質聰慧幼受書朗誦無難色年二十三歸吾長兄升甫黎牀芸案濡染詠吟間亦拈韻成篇饒有佳趣織紉組紃偶一爲弗專性使然也人生長名闕易習侈靡嫂自嬪吾家後盡所藏執穀珠纓粥以易布羣訝其矯嫂曰孟光桓少君豈不愛綺縞粉黛者得梁鴻鮑宣事之椎髻可布衣亦可棄華尚素明吾志也何矯疑雖然儉已者多吝吝而富爲不仁儉如嫂則常以好善樂施爲念配丸藥病善施於家煮茶待渴善施於路里鄰有困窶告貸者量力以諾諾必踐几皆仁所積也且嘗卽其慈愛統觀之而知其仁無不周也娣姒聚處成稱祇和親串過從絕聞嘍喏卽指揮臧婢輩亦未見疾言厲色固已乃其矜重自持不苟語笑諸子姪族姓雖習見者皆恂恂加敬無侮威克厥愛猶愛克厥威其情殊其理則一烜記嫂初入門時先大夫尚在會昌任迨致仕旋里一見卽異

之曰是可誦采蘋繼祭祀者而嫂則竟能婦代子職晨昏定省唯謹酒食潔齊唯謹終先大夫身奉養無懈其仁孝兼盡如此噫以嫂之行彰嫂之德是不亦可風世哉然人所異乎嫂者則尤有在考宋史吾邑有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割股肉作糜以進而愈姑復病劉又割股得愈尚書謝諤爲賦孝婦詩今嫂事吾兄亦以割股聞烜何可闕焉弗述哉吾兄少苦學稍長則心血已耗故體遂羸弱然間有微瘥沃盥饋食得嫂力居多初未聞其嬰沈疴也夫何成進士留京數載爲風寒積侵及奉諱還家窳多事畢又以就聘芸臺相國遊尉佗城

濕中筋骨久漸拘攣半年以內展轉繩牀醫如和緩究鮮尺長嫂乃北向禱天刲臂肉調藥進之簌簌然涕滂沱也卒不見療傷哉方吾兄棄塵時嫂欲以身殉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妯娌輩力勸始進粥半碗人謂嫂萬無生理詎意天假之年而今以七旬晉秩耶抑求仁得仁其壽固以理卜而無煩嚼柏餐菊耶嶺梅旣放壽醪方開洗腆者盈庭舞彩者滿室而烜以一官匏繫淹滯東國輒不禁信舌奮筆備述盛德自附於賓介捧觴之列斯則喜出望外而相慶無已也謹壽

七十自壽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或謂庸流中間有以百歲稱者人亦相與豔之慕之考其行粥粥若無能果何修而得此內無憂外無患也自古君王至士大夫眾矣得大齊者千無一焉憂患中之也而吾不謂然蓋嘗思之寔安者世俗之醜毒憂患者人生之藥石也舜耕歷山完廩浚井艱苦備矣追納大麓而又以烈風雷雨試之計生與徵庸及在位共得年百十歲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惟懷保惠辭爲念自朝至日昃不遑暇羨里幾難自保而蒙難者竟獲年至九十七若太公望年且百二十

安愚堂文鈔

卷十

十一

餘歲矣涓溪垂釣牧野陳師其佐武周以成威神者曷嘗有逸豫時哉厥後衛武公耄而好學年九十有五猶孜孜於卿士師長恪共交戒以自儆然則有憂而能使之不罹乎憂有患而能使之不禍於患豈卽易所云乾惕无咎震恐致福者乎余茲者行年七十諸親友各登堂爲余觴昔伯玉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今余以力薄才劣忝膺司牧凡所施治皆不登其堂不濟其馘者也亦庸耳以庸壽祝曷貴然壽不必盡以昇庸流庸流不必其無壽壽亦不必其盡無憂患吾不免於庸而憂患隨之則心亦不免爲憂患所中求其神完守固而不膠於

外物者蓋鮮弱冠前課無虛日讀盡寒更鐵硯雖未穿
而雞距兔穎秃及數百旣而悲深失恃杯棬難追豐歎
食貧藿藜莫繼則患於幼者可知也屬當壯歲隨侍椿
庭菑味共飽非不云甘鶴俸所餘究難日給已乃遂江
瀏水囊筆依人計借之資贍養之費胥是乎賴蓋忽忽
十餘年過此則言仕東邦矣耶署薄宦瓶筓小器簿領
文案民命攸繫中夜以興怵惕惟厲此其常也其中仕
已靡定變出不測自強歲迄今皇皇者又三十五六年
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詩不啻爲我先言之矣世固有素
質堅強處境豫順壽未晉艾者者自余視之則忻忻有
安愚堂文鈔

卷十

函

餘快焉從憂患而獲壽又何惡夫人之酌酒相慶哉抑
又思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
精用而不已則竭繼自今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恪守
易辭尙已不則松柏常餐參苓雜進間或竹簟暑風茅
簷冬曝因時諷吟寄情花木以期與莊周緣督爲經之
論互相發明亦未始不可偃仰從容以遊餘齒也榮期
之樂予日望之予庶幾遇之咸豐三年二月四日自壽

安愚堂文鈔目錄

安成阮烜輝仲寅

卷之十一

百秋詩序

先兄升甫太史匏菴詩鈔序

先兄升甫太史館課存稿序

竹園集紀叙

安愚集自序

石臺聯詠自序

澹園倡和詩集自序

安愚堂文鈔

目錄

述昔吟草小引

淚餘續章小引

朝天集序

陰齋小鈔引

重光集引

百秋詩序

董子曰陽常居大夏而以發育生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然則承陽之舒而馴致乎陰之凝者其秋乎四時無心而成歲秋無心而成萬物帝典曰平秩西成洪範曰百穀用成執是說也是張平子之卽景生秋未爲曠達歐陽子之聞聲作賦徒增慘悽與易繫辭所謂說言乎兌者異也然凡人之得氣於秋者輒不覺其憂從中來何哉意者殆人心自爲秋耳秋不因人心而生而人之心常因秋而動以人心之秋接乎天地之秋則凡風涼露白木落草黃與夫山川之潦盡烟凝無一非秋之所由積卽無一非其咏歎之所由寄豈獨傷行旅而索衣驚寒陟關塞而聞笳含哀已哉歲甲戌九月家君攜余登半山寺同游有劉君待園鍾君寅齋此二公者皆以年踰艾耆致政歸田里居蕭閒徜徉自適時而閉戶課兒以詩書爲樂時而挈榼載酒以登覽自娛家君司訓茲土亦惟二公來往最密蓋其性致質樸與家君畧似故相得益歡斯游也晨往夕歸捫蘿吸泉幾欲呼鶴乘鹿招塵外人爲侶而不可得然其騁懷托興窮視聽於俯仰間者亦可謂欣於所遇快然自足矣明日家君以百秋吟命余錄送劉鍾二公越數

日二公各攜其所和詩來余心爲怦怦動者屢矣自揣
構味頗難成章因奉家君命趣之急勉成百首其詩有
喜有怨有悲有哀或卽物以言情或卽景以言志甚不
欲泥乎秋而言之而言之終不離乎秋者此豈天地之
秋爲之哉抑亦人心自有其秋而不免爲時序所推移
與是序

安愚堂文鈔

卷三



先兄升甫太史匏菴詩鈔序

詩有詩教溫柔敦厚是也有詩學興觀羣怨是也漢魏以來卓然名世者要皆不外乎是而實各因其性之所近以自成一家言顧其與古同而異異而同自有其真不相假亦不相掩也而後人遂因影以求真因聲以求似依門傍戶爭相樹幟後遂謂詡然自誇於人或曰吾學漢魏六朝者也否則曰吾學三唐二宋元明者也不知其形愈似者其神愈離如是而詩之學失而詩之教亦失然則詩亦第存其性情之正而已豈必規摹古人以自泥哉吾兄升甫浸淫百氏強識多聞居恒閒有吟詠抒寫胸臆初未嘗以詩自鳴故篋緘所遺存者無多烜從戚友處廣爲蒐訪合得古今體二百餘首今取而讀之其清新逸俊與夫渾灑樸茂之氣洋溢行間視古所稱陶謝庾鮑者殆庶幾焉蓋骨格本乎性成而風韻則由情出其境地正非可勉而致也夫幽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芳荷衣立於水上不以出泥而或汚讀吾兄之詩因以想吾兄之爲人自有其真若謂其升何人之堂入何人之室則漢耶魏耶六朝三唐耶吾不必比而同之吾又何能強而異之歟書曰詩言志信哉弟

先兄升甫太史館課存稿序

國朝襲明之舊以制藝取士而士之得與詞選者則課以詩兼課以賦故館閣中以詩賦傳者不下數百人其所得詩賦依科次薈萃成編迄二百年不廢明固未嘗有也猗歟盛哉文選序謂賦爲古詩之流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則所重乎賦者特因以觀其心之自爲抒寫而非僅以駢四儷六爭華鬪靡可知矣漢楊雄賦長楊唐李程賦日五色膾炙人口幾數千百祀我

朝文治日隆英賢輩出此館閣詩賦中安知不亦有揚

安愚堂文鈔

卷五

四

李其人者顧可視賦爲無當于文而畧之耶吾

兄升甫編修自入庶常時所作賦常爲顧南雅先生所嘆賞而吾兄自視則終以未及古人爲辭猶憶庚辰歲余以應試春闈入都與兄同寓保安寺街不兩月見南雅先生來往寓中無虛旬每至則相與講貫文字論史談經俯仰天人上下古今若有不可一世之概而亦以時論及近作畧爲敘次南雅之言曰升甫毋薄汝近體爲不足名世也異日櫛櫛

皇猷推闡

聖德當於斯乎遇之某隅坐敬聽爲歆念者亦數數于

茲矣詎意吾兄決棄舊作終不欲以一字傳示人間故
雖處館數年課輒居最而同館徵刻詩賦竟置若罔聞
者今已矣吾兄去世已十餘春矣作賦廿載不名一字
豈其志在千古然哉歲辛丑兄嗣子益以篋中所存館
課卷五本鈔寄來署此亦偶然遺之而非有意存之者
也余私心竊喜以爲昔之不欲附于館閣諸公後者兄
之志而今授諸剞劂與家集並傳乃烜之私烜之私亦
猶不失乎兄之志也至其賦之工麗典則可否追蹤前
賢則後之讀者自能知之而無事烜之論贊於其間已

弟烜輝謹序

安愚堂文鈔

卷五

五

竹園集紀敘

嘉慶癸亥歲先君子就選會昌訓導以次年甲子二月抵任視事苦學舍隘無坐齋謀於署旁隙地構房屋八九間前圍以園圍廣約二畝許種竹十餘竿不數載竹遂成林煇兄弟以時讀書其中凡有先君子過從者亦樂於其間納履屐焉自是日月漸深繼以觴詠壁上吟箋與翠篠綠篁交映生色先君子嘗曰竹之爲籟龍爲棲鳳吾自揣不敢知獨自平安之報分甘之歡別室之寄顧若曹奉杖聽鶯呼歌燕喜得娛目前足矣而又竹無俗交惟松蘭爲友吾與諸君子之唱酬於斯興懷於

安愚堂文鈔

卷一

六

斯者臭味將無同他日彙其詩爲竹園集紀一卷付剞劂余百歲後魂魄猶應戀此耳嘻先君子斯言但踰一紀而遽捐館舍今忽忽又三十年此三十年中雲散星稀歸泉壤者不知凡幾其餘亦垂垂老矣煇兄弟所成就猶僅若是泣思棄養歷年求先君子昔所云景况邈若風煙抑不知園之竹孫今添幾何易主人者又幾輩安得畢政歸田之日復遊其地撫瓌珎而嘆先時之手植如此也然墓草宿而池草之夢仍萌太山頽而小山之思徒結致覩是編而愴然動懷倘并弗克副先人遺命授梓吾其何以酬衆德而告無罪於先人乎工既竣

爰述其顛末如右以誌吾感且慰先心

安愚堂文鈔

卷上

七



安愚堂文鈔卷上

安愚集自序

古詩三千篇大半皆愚夫婦有爲而作也孔子刪存三百其所刪者或卽所謂詩之失愚也夫愚惡乎可言詩顧吾思之詩持也志也志根乎性言之者恐其離持守其情言之者懼其流流與離并眞氣蕩矣愚則雖未盡乎詩之蘊而猶未昧乎詩之眞然古人以學愈愚而愚不終于愚今乃學不古若而愚又不甘自安於愚將謂愚可以辭文飾耳究其所謂辭文者又豈必其能鎔鑄經史折衷前聖以庶幾乎溫柔敦厚而不愚哉恃撫拾爲博洽則樞語蠟覬蔽之矣強支離爲古奧則荒唐俶詭累之矣至於詞涉汎濫而乃冒爲浩瀚意存險僻而乃過爲鈎索方詡詡然以此欺人而不知其先自欺焉今之愚也許是乎否耶人生所閱歷者幾何事接洽者幾何人不過此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故其見諸吟諷者亦第本此親義序別之理以抒其性靈形爲論說此而以詐行之無論其詞之未必當也卽當矣其亦蚓笛蟬笙得意自鳴已耳於風人立言之旨庸有合乎有能稟經酌雅不務馳騁不事雕績而胸臆舒瀉總無失乎肫誠篤實之意者則存其愚卽以存其眞也又惡見夫愚之遽不可與言詩哉予積習難除閒有寄托

率意成韻羸淺愚陋以較乎世之能名家者則愧滄父
矣要以含毫吮墨務毋自欺信乎愚之得諸天性不
容泯也獨詩愚乎哉

安愚堂文鈔

卷三



石臺聯詠自序

客有問於余者曰子澹園中旣實以假山矣而又附之以五石臺焉將毋干玩物之戒歟余聞之且慚且懼因轉而自念曰凡役於耳目者患其爲物蔽而已今有物焉出雲以澤物似仁洞竅而理似智其拱立而肅也似禮其扣之有聲也鏗然似樂其廉介不屈也似義其堅確不移也似信其取譬於國家也爲磐奠而鞏固是予人以可欽而不可玩又與人以好可同而勿之有異者莫石若也且是石也其磅礴磊落與夫瑰偉醜麗之形靡不畢具而人之據爲樂者亦得借以自抒其性情之

安愚堂文鈔

卷十一

十

所近而於予之貧且拙於宦而不能他有所致者爲尤稱客微笑而退抑吾又重念此石產自大湖昔之人鎚山鑿坑而取之且不憚舟挽而輦致之歷數千百里以至於斯久乃委諸榛莽棄衛河堽爲樵夫牧豎所狎而曾無一人焉發其肩鑰重以拂拭使夫瑰偉醜麗之狀納諸目前徐髣髴焉以得其神彩精氣之所呈露豈於石有或損與獨惜夫今無米老其人者具袍笏以拜之乃牧茲土者弗善創并弗善因也可乎哉臺成於道光二十一年臘月廿七日豎石凡五益移於恩邑城西北之四女寺鎮者三移於縣署之舊已散佚者二署中諸

君子與司訓牟君爭以詩慶余亦以時唱酬其間共得
詩若干首題曰石臺聯詠因序之以志其顛末如此

安愚堂文鈔

卷十一

十一



詩若干首題曰石臺聯詠因序之以志其顛末如此
君子與司訓牟君爭以詩慶余亦以時唱酬其間共得

澹園倡和詩集自序

澹園者余宰恩邑時就廨之西偏所作也一官匏繫廿載薪勞荷蒲璧豈以爲榮對簿書未能免俗某山某水案上圖披爾宅爾田堂前訟簡自公退食時緬度於裘絲吁我爰居難忘情於泉石顧兔苑競修梓澤鬪繁繪事相承眞形究味蓋重鉛疊粉每貽妬於淑顏卽煥彩施丹甯增華於瓊樹至若蘭亭標勝觴集羣英輞水澄清韻分名士賢者而後樂此也我則何能爲役哉年未懸輿霜侵短鬢心猶戀棧日困長途欲辭祿以遂初園荒三徑將爭名而直上樓阻千尋琴背徽調何事評風

安愚堂文鈔

卷十一

十一

評月杖頭錢盡安能買宅買鄰且以佩印專城身依岱北分符百里宰試漳南運轉長河旱時泥阻堡經苦水晴際沙飛夏侯宅前誰提壺而勸飲趙王河畔客彈鋏以興歌看他鶯囀高林知音不到任爾鼙鳴大鼓愕夢難醒乃者相地舍旁度材籬側雜乎文以相質不魚不輪因乎質以成文匪雕匪琢遠計十年之樹少分一縣之花營構從心納須彌於方寸芳華着眼觀造化於陶鈎斯亦逢左右而咸宜等閒忙以常適者矣於是瞋朝景異賓主賞同來則與偕間作聽槐之侶散而復聚恰成如水之交石供鄒枚剝苔看字襟分鮑謝刻竹題詩

十畝烟濃杼豔彩於燃脂潑墨一園春鎖鬪巧心於暈
碧裁紅從茲布襪芒屨無妨遊甜遂覺花香鳥語胥是
文章毋笑我貧且抱澹懷自適不因人熱一任澹漠相
看是序

安愚堂文鈔

卷上

三



淚餘續草小引

癸未冬余在禹城任內聞訃丁先父艱奉諱以還心無
他寄惟奔喪爲皇皇抵家後百務叢脞諸待經營歲餘
未嘗操不律丙戌春服闋應起復來東又以先兄塵棄
淚無虛日私念此三年中泣數數下蓼莪廢讀已不勝
哀寒雲苦雨對景凄然其愴痛難語人者果何辜于天
而至斯極也于時淚繼以憂憂繼以吟吟而又繼以淚
焉此後衰疾相乘漸傷老大所作亦懽懽各異欲求如
前時之胸臆暢遂少能自適者不可復得且並其所能
稍自適者亦淚餘也爰就淚餘篇遞序之自丙戌迄庚
安愚堂文鈔

卷一

十五

子彙卷得四別爲淚餘續草以見寒蟲之啾唧與春鳥
之喧碎等鳴也而欣戚判然矣此豈有所容矯于其中
哉

朝天集序

百里分疆我纔作宰十年報最人欲朝

天當

熙朝昌盛之時正多士奮興之際遵王之道平平蕩蕩
咸歸何天之衢得得于于而至王遵叱馭壯驅策於長
途貢禹彈冠慶遭逢於隆會短昔時春夢寄想春明今
彥秋來馳神秋騎紅塵十丈著衣垢之常縉皓月千層
印心輪以時轉荒譙短策到處寒生旅店孤檠滿腔愁
駐厠冠儒列愧報

國而未能擁袖人前期置身今何所乃猶膏車前進載

安愚堂文鈔

卷十一

去

贊過行思考績於

明廷倖書升之盛典潛蚪渡水過踪憶永定河中禿鶴
搏雲放眼從長安市上問已既興言老矣思

君愈用是皇然宵漏正長忽忽聽雞人踞且晨鐘乍響
遙遙聞

鶴禁傳餐金闈啟而玉戶開

宮吹鏘而朝儀肅凜

天威於咫尺喜動非常瞻

聖敬之升恒

壽臻無算斯則誦唐人早朝之什共欣夫岑和而賈偕

湖虞帝時幾之歌難禁其阜颺而夔拜也若夫黃金臺
畔舊雨重尋白玉泉邊清流競賞呼朋酒飲無勞賈賦
漢京對客琴談何讓摘詞梁苑然而榮翰樹麥懼愆勸
課之期立鵠飛鳧慣困風塵之吏匪龍性而奚能誇傲
故馬蹄亦覺其倦遊望

紫闕以謝

恩還殷葵向指青齊而返旆益勵冰兢過補將來差喜
樛材尚在年華長去轉令榆景自傷蟬到秋而時或鳴
林鶴怯夜而唳猶警露苑枯興嘆觴吟聊敘及半生前
後殊觀耄老冀儕乎三壽爰遊近作依次成編得續新

安愚堂文鈔

卷十一

七

鈔徐商問世

陰齋小鈔引

吾聞蓄艾蘭者不同室采茶薺者不一畦以其類異也
草之茂者不負垣穀之嘉者不生轍恐所托非也薇蕨
殊甘伯夷則聲施後世藜藿鮮給季路乃季竭當年陶
靖節棲隱潯陽杯沉菊影韓昌黎職司大學釜進覓羹
仰慕前賢遙懷遺躅烜浮踪似浪汎遇梗蓬得性自天
味慚董桂生無肉食憶吾家舊本清貧夢逐魂飛到中
夜長聞浩歎藉書竹彈蕉以言樂隱士節高因緯蕭茹
檠以寫情熒發淚滌夫何榛蠅忽構資棘難抽芙蓉詎
易言求媒薜荔將誰與爲理感回風之搖蕙莫云口衆
安愚堂文鈔

卷十

六

無傷聽嬰響之爇桐豈曰知希者貴堂前萱草對匪忘
憂階下蓼蟲終焉習苦歲奄奄其若鶩韭早菘遲心鞏
鞏而不夷鞠窮蕪穢果紐薰兮結珮于物何尤爲懲熱
乎吹齋伊余胡邁恐移所志聊寄斯吟道光二十九年
臘月仲寅氏識

重光集引

松耐寒兮長壽花隔歲兮自開盤可浴身垢留斯去鏡
能照膽用久須磨新與舊爲互乘物原若此窮因通則
盡利理亦宜然往者舟遇颶狂屋遭雪壓雲厚旣迷乎
嶺路竈深乃滄及谿林慕張椽之思蕊睜言千里苦顏
公之食粥奄忽二年情慨慨其長懷有天難問憂懃懃
乎永結無地可埋忍蒙毒而逢尤輒輒靡以隨俗百回
萬轉申訴奚辭五帝九魁乞靈無已幸邀憐於上憲得
趨覲夫

東皇漢相如裘馬不矜本安素習裴叔則風神雖異頓

安愚堂文鈔

卷五

七

改前容願遂遷喬聽黃鸝舌柔初囀心殷望

闕看丹鳳羽翮于飛待漏宵長庭燎徐耀彈冠晨起

禁仗先排慚臣職鄙猶斗筭呈身瓊瓊凜

天威嚴在咫尺

詔語煌煌勉奮志於風雷竊喜筮占來復依餘暉於

日月居然運際重光兩字堪拈百章用集咸豐元年十

月仲寅氏記

安成阮烜輝仲寅

卷之十二

大高祖孝子嘉美公傳

顯祖考雙曲公暨顯考瑞華公述

顯祖妣伍氏安人傳

顯考司訓台峯府君述

顯妣安人彭氏述

先兄副舉迂菡公傳

先兄編修升甫述

安愚堂文鈔

目錄

先兄升甫太史墓誌銘

亡妻勅贈孺人歐陽氏壙志

繼室王氏孺人傳

大高祖季子嘉美公傳

數典忘祖籍談所譏曰爲人後懼其式微卓卓孝行眾美云歸有祖如此星日同輝有德弗述過比山巍此吾高高祖季子之不能無述焉祖諱嘉美字國充號簡亭享年八十有八祖以前代多聞人本支祖卽琢公也琢公在吾族次房誥封朝議大夫光昱公位下爲小宗傳五世至祖兄弟二弟成家三年未得嗣而終祖娶妻張氏係石溪人年四十餘無出欲置妾又苦家貧瓜瓞所繫蓋幾幾乎不絕如縷時公年已將近六旬矣考族規清明節子若孫無不掃墓掛錢者按支分派公僅以一

家述

卷三

一

人獨任一支醉酒進飯仰瞻松楸輒撫膺太息淚數行下及祭奠歸聚而食見旁支殷盛蟄蟄振振則當食歎如是者蓋不知幾何年詩云嗇矣富人哀此甕獨祖獨何心能不悲哉忽一日以小故被人笑乃泣爲衆告曰明年當買妾事不諧則清明飯請從此辭歸而謀諸婦亦然越半載公得所訪托媒爲人語甫成言卽納采迎歸是爲我高高庶祖妣氏陳性端莊有賢德入門後與祖妣張氏淡洽和好如姊妹親職婦事庖滷無闕曾不數載生子二長爲我高祖諱時彡字君貺公先是公自弱弟歿後茹苦甘糲食已力尙無虞乏迨君貺公兄弟

生食指增祖精力亦漸衰饗殮弗繼生何由全而祖妣張陳二孺人喜則勵勤勞不知憊乃能爲君貺公兄弟飲之食之教之誨之閱十餘載又婚之且使吾祖得享大年親見孫生是誠何修而得此賢助與吾因之有感矣夫善積則餘慶德厚必獲福烜聞諸族輩遺言曰汝家高高祖純孝人也又聞父行輩諸老曰吾家溯世德高高祖爲最問其行亦曰孝也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天所謂弗辱能養者何哉公少孤食貧克自成立能毋貽父母辱長日夜勤作啜菽飲水甚得母歡遇早晚有事于外出告反面若無意于禮而自與禮合焉

家述

卷十一

二

可不謂孝乎可不謂能養與弗辱乎抑又嘗聞其軼事矣母老病卧床蓐不起頭患蝨積無可治公衣不解帶伴母寢引蝨入己髮隨引隨梳習以爲常然病一日不愈則蝨終未見盡除也而公之以髮引蝨者如故久之而蝨盡去之而母覺自安久之而母病亦漸就痊可兩年中卧床不起忽忽焉坐行自如且得天賜康寧壽逾七旬固其至誠感神使然然以耆年求昏猶獲傳嗣續延宗祐安知非卽其孝之所食報與嗚呼公直純孝也哉來孫烜輝謹誌

顯祖考雙曲公暨顯考瑞華公述

子孫莫不思表揚其祖父古人或論譔其美以銘之宗廟之器今則無矣獨恃乎譜夫譜者所以紀祖德宗功雖遠不忘而況近若祖父余族自前明來甲第冠裳駢肩疊跡可謂盛已不幸中衰獨我祖我父與鳳山公各以一青衿撐持其間垂數十年蓋岌岌乎不絕如縷今我祖我父俱逝惟鳳山公存不孝以暇侍側論族中先後衰盛因得聞我祖生平品行竊嘆我祖以磊落光明之資當震撼危疑之際能舉夫鄉曲悍鷲諸輩而黜化無迹使不之逞其剛則謝安之抗折桓溫也其柔則寇

家述

卷十一

三

恂之忍辱賈復也視詩所云柔亦不苟剛亦不吐者將毋同而論者因其斂鋒不露遂疑爲混俗和光焉此豈知我祖之用心哉方我祖存日家殖雖難語素封歲計餘貲尙不致有求於人及歿未幾時而產漸稀業漸落先君兄弟兩人皆拙於謀生無能經營終窶之歎豈惟自傷人亦以此爲我父慮而我父甘貧茹苦動念夫大父之勤勞不忍及身而湮也力學數載蜚聲泮宮家風未墜竊用自喜猶聞其時羣豪逼處外侮日至族庭中老者悉爲貧困壯則散之四方幾無可與籌商者而我父常變一致于禦侮解難間猶能建祖祠啟後學培風

龍蓋兢兢乎惟人亡家瘁是懼而切肯構肯堂之思也
卓哉抑聞諸我母云爾父雖忠厚長者而肩任鉅重則
其所優爲九力有所不足智有所未逮必反覆咨商成
之故能將爾祖未竟之志力爲恢廓今族運漸轉或乃
由此惜年未四十不及見爾等成立而遂償志以歿也
嗚呼痛哉不孝弱齡恨問膳之未及悵過庭之鮮聞今
雖習傳詩禮幸刻鬻序究恐無以光前烈而慰先靈所
望我祖我父陰爲庇佑俾不孝得揚眉吐氣爭榮清廟
明堂間焉不亦宗祏之大慶也哉昔歐陽公作瀧岡碑
記思紹前業曰非敢後也蓋有待也余不自揣亦僭同

家述

卷三

四

斯意焉耳今譜事告竣余以餽口遠邑弗獲効馳驅於
叔祖伯父之旁第追維先世宛然在目其言其行有美
必彰敬副數行列於譜末異日子孫庶不至數典而忘
祖云祖考諱剛號雙曲邑庠生生於康熙二十六年丁
卯十月三十日歿雍正十年壬子正月初二日享年四
十有四顯考諱國珍字瑞華邑庠生生於康熙五十一年
壬辰九月二十三日歿乾隆十九年甲戌五月二十
日享年三十九歲餘俱載譜復祖謹述

顯祖妣伍安人傳

烜輝生距祖父歿三十年而祖母安人猶存安人歸吾祖父時家道尚裕後漸貧以吾祖館穀給饘粥自吾祖棄塵去家所留僅屋數椽土四畝而已子三人長未及歲幼者猶在襁褓間而又以吾祖遺囑謂兒輩材資可造不就學則無以揚前烈而啟後嗣業於學而延師則力弗逮欲成厥言難矣已而喟然嘆曰昔柳母丸熊膽歐母以荻畫灰古人樂爲其難吾豈遂以難讓古人哉乃命伯父與吾父安硯庭中親自督課每日早晚照恒工授讀如是者二載及學作詩文則令向舅父處就正家述

見其取之裕如也伯父乃又爲祖母請曰書香惟弟實
續之兒其改就賈業可乎祖母心諾之旋卽遣賈黔中
計一歲所入除家用外少有贏餘銖積黍累約十五六
年亦駸駸乎稱苟完焉殆詩所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者歟自是而母心慰自是而母年亦已老夫人當垂暮
未有不顧念其子孫者念之則必爲之圖富貴計長久
苟非老諄雖賢達不免而祖母以無心處之始而有繼
而貧又繼而富且見吾父登科一人之身順困交乘困
不失正順約以禮肫肫乎任其自然若不必有富貴之
見存而所以爲子孫計者且甚於圖富貴焉純何如者

家述

卷三

六

烜輝猶憶三五歲時與伯父次子景奎日繞祖母膝下
嘗飴食羹權然無間遇有疾瘳而或噢咻之出入則或
先或後而或扶持之及就學夜不入館所葩經數卷皆
祖母一人所親課於臥榻前者撫摩恩深欲報罔極乃
并其闔行懿範而弗之傳則不肖烜輝罪也烜所傳亦
第叙其一二大節膾炙人口者存之其他瑣事之施於
閭族蔭及後嗣者概從畧云

顯考司訓台峯府君述

道光三年癸未九月二十七日爲府君年晉八旬壽辰諸戚族先後致饋將以次稱觴正在具柬招客間府君忽於壽辰前三日安坐正寢無疾而終不孝兄弟四人惟季弟在側奉含殮悉季弟主之長兄暨三弟俱在京都聞訃後卽於次年正月自都旋里受弔安葬事得早畢不孝烜輝聞訃山東因署篆禹城任內交代遲延至乙酉二月始抵家守制癯戚友爲不孝兄弟言是可以備詳遺德請銘作者時長兄患病牀蓐日不自安命不孝烜輝述烜泣血受言謹質辭而爲之綴其本末云府

家述

卷三

七

君諱復祖字輪源號台峯別號夢蛟山人爲先王父邑庠生馳贈承德郎翰林院編修諱國珍字瑞華公仲子子曾王父邑庠生諱剛字秉猷公爲孫處士諱士奇字先長公爲曾孫吾家自後石峯翁由吉郡城北徙居安福至友重公實遷泚溪代守禮義世傳科甲曾王父暨先王父堅苦績學恪懍寒毳不治生產家道日凋學力愈奮而皆以諸生困場屋不達府君生於乾隆九年甲子九月二十七日聞府君在妊娠時先王母氏伍嘗夢有小蛟蟠繞枕邊生後不復夢先王父以是知府君之爲夢徵卽期其能承先德而裕後嗣也方三日遂以復

祖命名年五歲發蒙聰敏過人甫成誦書聲琅琅無難
色先王父每於府君卽席時拈書香二字訓之曰是吾
志成吾志者汝抑豈第在汝而已哉不數載先王父年
三十九而歿家所存僅破屋三間瘠土四畝耳時府君
纔九齡兄弟三人焚煢在疚饘粥不繼萬無生理每日
噉豆一二把飲水兩三碗而已而先王母命府君安視
庭中自爲督課講貫考業昕夕無間謂產可盡書不可
不讀盡荻丸熊之風先王母其庶幾焉府君自十一歲
就舅父館所學作文明年復然又明年亦然至十七歲
以科試入泮自後試輒高等聲噪庠序遠近從遊者日
衆所得館穀頗足爲潔養計嘗是時氣志自豪視科名
猶拾芥乃屢躋不起乾隆庚子鄉試府君試卷已取中
因監臨傳有外間謗及主司主司將前已取中三十餘
卷概置弗錄噫嘻命也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再八年戊
申始受知於鹿泉趙夫老師以搜遺得舉嘉慶六年辛
酉大挑二等甲子選授贛州府會昌縣訓導在任十七
年庚辰歲以不孝燦輝職受封承德郎歸遂初衣時年
已七十有七矣抑思府君平生學行交修內外克盡其
事蹟雖不克悉詳而大畧梗概有追憶過庭所聞與少
壯所及見者知之則必述不述則皆不孝等之罪也府

家述

卷五

八

君幼能文弱冠後喜吟詠鄉中能詩者惟社背舅祖伍公諱芳桂處士與荷溪伍樾岡舍人兩公爲最府君在家課讀常從晚餐後過訪舍人廬講求音韻精究名家至深夜不倦間出已作互相切劘唱和來往歲以爲恒今所存詩稿畧可考性友愛先伯父諱復周客商黔中間數歲一回家一切家政委諸府君力爲經理凡先伯父所寄財物胥歸實用置田屋契內悉載先伯父字一文不以私先伯父歿後惟有子男啟輝一人府君以不孝兄弟食指漸繁恐家業就耗缺姪衣食議析爨除田產屋園均分外所存黔中行賈資本悉以歸姪居

家述

卷上

九

常課讀視不孝兄弟等同與人交性樸直責善糾瑕不少貸戚族少輩畏其端嚴鮮敢狎凡締交者雖狎亦不敢褻玩間受人侮輒抑抑自下卽不平毫無憤懣意久之人反自責而并服其器量之濶達有如此素好潔每晨起庭戶庖溷灑洗必親於讀書處則聰明凡淨書籍羅列如部居州次無錯亂者間卽焚香啜茗晏坐肅然曾爲不孝等語曰人固非徒以潔鳴也將以潔身身潔則性繕性繕則意誠意誠則心正心正而修齊治平之理得矣彼陳文舉所謂大丈夫當澄清四海掃除天下何用一室爲者斯言豈有當哉素又好儉幼貧粗糲自

甘無論矣及長性簡約益耻靡華自舉鄉而居官而致仕而耄老淡飯黃齋若將終身所藏笥中衣曾不得如純袴者一裘之價斯可想已府君自入泮後至居官教讀約五十年獎誘後進惟恐不及講文之暇惓惓以勵志節躬爲訓而又告之通經告之讀史告之以宋元明先儒各書要使學者敦行實踐毋視聞學爲干祿之階蓋守諸己者恬退而不競斯施諸人者亦樂於相與有成豈徒以獵心名譽爲沾沾哉不孝烜輝侍府君日久猶憶隨任會昌時每逢春秋丁祭前二日卽令不孝烜輝持箕帚往大成殿掃去塵積一切祭器用熱水潔洗

家述

卷五

十

殆遍然後陳列東西兩廡亦如之其昭誠敬也如此居恒晚飯後常在署廳閒坐坐則爲不孝縱談古往人物及近今時勢得失善惡反覆辨論瞭如指掌至夜半始就寢如是者歲無虛旬不孝竊退誌之弗敢忘又一日語次議及宗祠曰吾家承先人蔭其以有今日曾未置祭田半畝資祠中祀享而吾以十餘年叨祿司訓所置業產僅能令汝等勤力其間足以供衣食與凡人齊汝等異日倘得有餘貲能爲吾敬成之否不孝曰唯唯庚辰歲不孝烜輝奉山東撫憲行文咨取赴東將行跪府君前請訓府君曰縣令患貪酷爾果能愛士重民去貪

酷二字方不負十年讀書不然吾失教且滋吾過往哉
無替命不孝曰唯唯今府君棄孤等幾近二年言猶在
耳每一念及慟不欲生異時繼述視府君又何如也府
君身長面瘦人如木立聲洪曉老猶耳聰目明出入不
任杖道光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卒享年八十嫡配馮氏
贈安人無出繼配彭氏贈安人生不孝兄弟四長燦輝
進士官編修次卽烜輝舉人官知縣三炳輝舉人四炯
輝郡增生再繼劉氏側室羅氏俱無出女二彭安人出
長適太學生易思訓次適邑庠生彭劭孫男子四人震
益坤鼎俱幼孫女五人以道光四年塋於分宜之泗墓

家述

卷十

十一

觀音形府君生時所自立云

顯妣安人彭氏述

先妣安人氏彭安成南鄉罕湖處士彭殿臣公之次女也。以乾隆十八年癸酉四月十八日生。弟兄姊妹共五人。先妣聰慧爲外祖父母所鍾愛。常曰：此女不可輕字。人必以歸儒士。屢擇壻。無當意者。聞先君有文名。乃托媒來成言。年二十歸我。先君時先王母氏伍年。已近六旬矣。家視舊雖稍裕。而業產無多。瞻養仍艱。先妣入門。後躬織紉。親井臼。飲水茹蔬。不言苦。先王母自顧衰老。倦於操作。爲人告曰：此婦多智能耐勞。家政有屬矣。先妣亦受任。不敢辭。然凡有所爲。必稟命而行。質文豐儉。各中調理。甚得母權。厥後先王母遂竟置家事於不問。如是者數載。先伯父諱復。周自黔中。挈先伯母氏張歸。乃稟聞先王母曰：冢婦人甚溫。和負性敏達。今旋家家政當歸冢婦。吾佐之而已。而伯母乃以先妣操手。已熟調理。得宜爲辭。不受任。先妣謂厨竈酒食。吾職。門庭灑掃。吾職。賓客來往。亦吾職。銀錢出入。惟嫂實主之。何如。先伯母首肯。妯娌相協。閭室中。兩無怨言。人亦以是賢之。自是家計。又視舊較豐。先王母性好施。莊鄰族。衆有來者。必先問其疾苦。予以飯食。甚者私以米錢。而又恐兩媳心存褊吝。不肯多與。先伯母與先妣探知其意。任

所取無少嗇先王母顧而笑曰昔桓不足而今有餘汝
兩婦能體吾志吾其庶有後乎戊申歲儉莊族中缺穀
者多先伯父商諸先君除自己存穀若干再買穀若干
約二百餘石碾之減價受糴其間晒涼春籩將近兩月
則先妣終之始之竭力無遺旁人代爲苦先妣曰吾自
樂此不嫌疲也但使貧者能各得食卽竭力庸何傷此
亦耐勞之一証也先王母性端嚴子婦臧獲輩言動稍
不合意卽干責究先妣遇事委曲順承無忤卽旁人有
以事干王母怒者先妣以微言勸之卽解其得母權也
常如此先君平生處事接物多主謙讓子姪輩心懷不
平退有後言先妣爲不孝等諭曰讓美德也能讓人一
分人亦將讓我半分相率爲讓則忿爭立消是守家之
道亦汝等之福也否則徒增煩惱耳小子何知母多言
先嫡妣氏馮于歸後不數載而歿年先妣至每逢生
歿忌必備酒肉買紙緡爲供如供祖先禮繼以哭哭卽
淚夫淚感乎哀而生者也心不誠烏乎哀哀不戚烏乎
淚不孝等自幼讀書受先君督責甚嚴先妣極爲心憐
撫摩噢咻有倍尋常飲食雖不甚鮮膩而魚肉則所長
有衣服卽不尚裘帛而溫煖則所必周然不孝輩或在
外游逐或與兒曹搏博則痛加扑撻不事姑息每涕泣

相戒曰汝等讀書苦吾自知之不讀書則無以承先志而續家聲顧可使放蕩爲不肖子孫乎不孝家自析爨後租粒僅能給口糧餘則取資於先君館穀所入先妣懼弗繼刻自省約去浮費留館穀積之出借取息過二三年家用又漸寬兒女婚嫁盡先君歲入館金量力以行得有餘仍行出借先君用是無內顧憂此亦多智之一証也歲嘉慶庚申二月先君就館龍泉不孝燦輝煇隨侍館所時先妣神氣清爽眠食步履俱無恙不孝等至五月回家見先妣時常畏寒曝背日下醫家謂是氣血虛弱由平日過勞所致驟難調痊先君又亟須回館乃留燦輝在家侍疾不孝煇輝仍隨先君行自後病勢日重八月間家信促煇輝回先妣已病在牀蓐不能起因顧煇輝謂曰汝兄弟四人惟燦兒已成室三四兩兒尚幼汝妹亦幼食指多恐汝嫂伍婦難於肩任速與燦兒商爲汝迎婦或者其猶可措拄與不孝煇輝於十月迎婦歐陽氏歸廟見後卽見先妣與語應對無失先妣喜曰吾事畢矣卽瞑目吾可無憂是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享年四十有八嗚呼痛哉竊惟先妣溫恭其性淑慎其身事姑以敬相夫以禮待築里以睦處鄰里以惠接僕婢以寬撫兒婦以慈一人之身無美弗備鄉黨

家述

卷三

齒

戚族交贊無間不孝所述特顯行數端其危心苦慮則
有非不孝所及知與綴筆所能悉記者是述也因先妣
棄養時不孝等未及具狀今既述先君遺德則母行又
不可不紀爰舉梗概陳之附父述後并示子孫不孝烜
輝泣血謹書

家述

卷十一

五

家述

不孝不詳家世對聯而去世父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其善德不幸於宋及具列今特述其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其其不孝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如世交贊無間不孝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先兄副舉迂菴公傳

兄諱啟輝字初旭號迂菴與烜同祖于吾祖瑞華公爲長孫瑞華公子三長復周字篤祐爲烜伯父次吾父台峯三符生兄卽篤祐公嗣先是乾隆壬申歲瑞華公歿家貧甚時吾父僅九齡伯父篤祐公年十七因貧故就蒙館餬口兼佐尸饗至十九就聘于新喻司校歐陽公名星署內教其孫前後凡五載應童試屢躋適吾父以庚辰歲人學伯父憤然爲吾父告曰書香兩字惟弟實續之吾可改業矣乃遊黔黔中鎮遠府舊爲吾族敬亭公泊齋公開有同興緞店公千里行轡往依其間至則

家述

卷士

六

委以店務遇事習勞銀手如斷越數載得計夥分股有餘蓄卽在黔就室爲伯母氏張以乙未九月初一日生兄兄生後黔中走信寄聞信到之夕家堂祖位前燈結花如錢大烜父以告祖母祖母曰此吉兆也當有喜慶事漏二點則黔信來報兄生矣兄生而岐嶷少穎慧以體弱至六歲始入塾性不耐讀時功令習專經烜父以書經授之與講貫甚晰十歲學作文十二歲與吾胞兄燦輝同應童試大令曾公就考席中取卷閱笑曰孺子可教汝兄弟二人異日當顯達善讀書母自廢卷交後命留餐其幼時見重于人如此過是功令改凡應試者

應習五經乃取其未讀者兼習之十七歲補弟子員是年冬伯父歿越二年服闋成室爲易氏孺人外無出伯母心望孫甚切適是時黔中店務無人照料乃命兄前往將自己股分割與旁人所得本息銀暫留店中爲異日支用順娶靳氏孺人而歸後三年伯母又歿兄以家中舊塋兆域均佔滿無牛眠處乃延形勢家向各處求之尋山履險歲無虛旬所購買者五六處僅獲吉壤一區餘俱棄計買費共三四百金兄不悔也自是伯母葬自是而兄家業遂漸落兄從幼卽在吾父處受業至入泮後猶相依不舍時塾中惟兄弟三四人他不及與課期密無拘時日方是時意氣甚高謂異時功業可立就卽吾父所期于兄者原不僅以掇拾科名而止蓋兄才以英敏稱文亦高華可貴選樓中刻兄歲科試所占高等各藝大言炎炎如火如荼評者謂其風彩騫舉純似國初洵非過譽而闡場屢戰屢躋殆二十餘年至己卯始中副車與炳輝同科眉雖少開才仍未展豈文章果憎命達與兄爲人素質才輕財貨重然諾其行事與吾伯父畧同伯父少儻有豪俠氣言動多出人意外遇事有疑難者以計解無不脗合外乃渙然冰釋故鄉城中爭相推服稱曰怪物非怪也計奇而人鮮窺其涯浹

則遂詫爲怪矣及遊黔楚間亦然黔楚乃江右賈人輻
輳之地村市口岸無大小皆有會館館中各設客長其
商賈中有與人訟鬪及應得調和事件悉客長主之伯
父所至凡客長輒倒屣以迎與商議排解者殆百數無
他熟于理則知明通以情則處當理得情順而天下之
能事畢怪何有焉兄才不及吾伯父而所行于戚族鄉
城間者亦莫不相類此則可想其梗概矣所可恨者兄
之才未展則兄之志終未遂也然海縱可填而精衛空
竭其力天未易補而媧皇卒阻其能兄亦復何憾哉兄
年纔五旬得癱病不起後以醫藥入足雖跛稍稍能履

家述

卷七

七

間且喚人撐扶循視田野及祠堂族庭中與農老酬答
爲樂曾命其子謙代書示烜謂病中光景雖非疇昔而
杖履優游心頗自泰林泉之趣視弟等鞅掌簿書何如
此又可想見吾兄胸次有超乎貧富之外者尤非流品
輩所能擬議也兄壯歲所作古今體詩五六百首烜在
家時曾受而讀之前以寶善堂彙藁校就亟欲將兄詩
併附集中刊行乃畱問謙姪弗得從烜家子侄輩求之
亦弗得惜乎弟烜輝謹誌

先兄編修升甫述

先兄諱燦輝字時勗號升甫於烜輝兄弟四人中爲長以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三月二十五日生小時體羸弱二歲半始能行智慧過兒曹甲辰發蒙是年讀四子書兼內外註又讀葩經註則擇其有資考据者授之丁未八歲讀十三經訖九歲能屬文先君見其文理曉暢知其必成名十歲後取昭明文選及老莊遷史策學等書授之日誦千餘字無難色于時家道少裕每年延師二人一主教讀一專課文藝受業者惟先兄與伯兄啟輝同塾烜在外就傅未之與壬子十三歲入學時督學爲仁和鹿泉先生卽先君戊申座師先君因兄以小門生受恩謁見道謝意鹿泉先生語甚切曰吾果知此兒是汝子必不取汝子雖非神童亦可稱異才懋其德以爲大受之地廣其學以爲遠就之資使之緝熙光明而後試焉則其才成矣不然吾恐其得名早而學業遂漸廢也勗哉勗哉乙卯食廩餼嘉慶五年庚申先妣自五月間患病時烜隨先君出館龍泉留先兄在家日夜侍奉湯藥閱兩月餘未嘗就寢八月間走函傳母命促烜歸勞得分任先兄始於每日晨起撮兩時爲度攻詩文爲考拔計是科中選旋丁先安人艱自後功名稍踳蹉屢

家述

卷五

五

躡不振至戊辰烜以倖得舉兄中副車顧烜笑曰弟舉
猶吾舉弟既舉則吾亦不患不舉特遲早異耳戊寅兄
得舉明年己卯成進士

欽點庶吉士在庶常時凡所作館課屢見賞於顧南雅
先生明年庚辰散館先兄以朝貴中鮮素好爲慮懼被
黜烜從旁壯之曰吾兄辭賦書法俱有根柢何患爲次
日聞

命授編修且知爲閱卷大臣盧南石相國拔置第一上
之先兄竊自喜曰昔員半千自高其才好奇任氣終其
身爲卿相所共忌卒就擯斥今吾才萬萬遜古賢而猶
家述

卷五

五

得與當世雄聲瓌偉之士角力爭名不至於竟遭淪落
焉幸何如哉道光辛巳請假回里越二年癸未又以先
君命挈眷北行至京纔半載卽聞訃丁先君憂甲申春
回籍奔喪營祭塋諸事無闕乙酉受邑侯聘主講本邑
復古書院孜孜以成就人才爲念所拔高等務崇實學
間以己見點竄胥歸醇雅其文有不當者輒逐次從旁
加批戒以後作勿蹈前弊自是安邑文風蒸蒸日上轉
移之速亦何嘗不由此乎明年丙戌應芸臺相國聘入
粵粵地潮濕重居半年爲濕氣所中筋骨間有酸麻是
秋目粵回仍就本邑書院主講院中亦濕熱如蒸肢體

遂漸漸拘攣恒作痛意謂延醫調治卽可就痊詎料藥日投而病日沉遂以次年丁亥三月二十六日卒耶未卒時嫂傅氏封左膊肉數片煮湯雜藥進療之禱天求効而終不可得嗚呼痛哉恒與兄幼同硯席八九載弱冠後同隨先君宦所出入起居過庭無間約五六載至己巳歲先君因家計日繁命烜等就館謀生又約四五載厥後兄弟輩又以薄宦旣成祿米難舍倉庾分翅各自東西己不勝離羣索居之感矣第萍池鷗國散而復聚亦爲忻然詎謂自今以後幽明路隔欲想見音容而不可再得耶兄疾革前二日呻吟中間有欲摘天上星

家述

卷三

五

之語噫兄固從玉皇香案吏來也今欲摘星豈又由人間而還爲玉皇香案吏乎嗚呼痛哉兄一生專攻誦習不預外事不問生產中年館泰和久所得館穀悉聽家嫂氏經理其間而家嫂以性好施予全無積蓄兄歿後笥中僅存衣數件餘但存先君所析田產數畝而已兄舉子三四艱於育常快快不快意自丁外憂旋里後卽擬撫烜次子益爲後歿之日默無一語家嫂爲烜言烜含淚受命以益繼亦承前志也兄享年四十有八元配伍氏贈安人次娶傅氏封安人妾趙氏繼子益女二長適大學生鍾義莊次適儒生歐陽祝年塋於某山弟烜

輝拔淚謹述

家述

卷十一

三



先兄升甫太史墓誌銘

兄諱燦輝字時勗號升甫道光六年以疾卒於家厝未葬今葬地已卜將有事於坎石納幽嫂氏屬烜任其文烜惟兄品行文章人聞之知之其志之蓄而未發者則非人所得而聞知也兄生稟奇慧方總角便如成人五歲入塾日可讀數十行至八歲完十三經溫誦成本少遺忘者九歲善屬辭應有司試試必前茅年十三爲學使趙鹿泉先生拔取縣學生鹿泉先生先考封公戊申座師也試畢因先封公求見謁謝謂曰爾兒才軼羣不患無名譽今取各大早懼長其驕倘加意訓課無使廢

家述

卷五

五

業異日當不失爲龍文驥足勉之試卷後加批十數行皆勉詞也自是先封公教益嚴兄自勵亦益奮烜記齒齡時與兄同席每夜讀一鐙熒熒不丙夜弗息間有倦寐隱几而卧至達旦者右手腕爲寒侵幾無能操不律幸服藥半載少愈十六食廩餼尋得選拔則兄年已二十一矣甫入選卽以是冬丁先太安人艱次年辛酉各貢生會考不得與兄於會考後與諸年友同謁學使學使爲吳鑑菴先生於稠人廣坐中指兄言曰阮某縱未及古人亦一時之雋也今丁艱不得偕爾等共赴朝考誠可惜越八年爲戊辰鄉試試前有欲以關節賂

兄與烜者兄止之烜問故兄曰文不佳雖有關節未必
售卽售矣而鄉舉爲進身之階詎可以不正先之耶後
以其事告先封公先封公亦深以爲然是科兄中副車
烜亦倖得舉乃信兄自命甚高不受汚於關節又喜烜
之倖而中而不先以不正者皆賴兄持其識也厥後
兄學爲天崇文文愈高愈踳踳後十年戊寅爲詭遇以
藻纘成篇登賢書明年己卯成進士入庶常選又明年
庚辰散館散館後自海澱回寓兄語烜以當路諸老先
未曾請托一人患見黜烜取稿視之曰卷已入彀矣何
患爲次日

家述

卷十一

五

命下授編修且聞爲盧南石相國所分卷中薦置第一
亦竊自喜然僂指先後牽率場屋困躓垂二十餘年則
已苦矣兄廣頴頥督容止偉昂習見者人人決其必發
初不意其發之遲且艱也豈文章真憎命達歟兄觀書
恒不再讀至瀏覽諸子百家及秦漢魏晉文選研精覃
思若必抉其奧而後已故文則博大精實非務事炳烜
以欺人詩則揚乾騷賦氣味溫醇今所遺匏菴詩鈔有
胚胎古人者有自闢蹊徑者蓋時俗鈔販摹擬之敝殆
淘洗盡矣以方前賢夫何多讓兄博極羣籍於經學尤
切詳究設教幾十年門弟子以疑質者輒反覆辨正指

示周密儕輩亦講莫能誦及躡足庶常館鄉前輩如劉
金門彭春農兩先生亦奇其博洽目爲後進中傑秀此
非素所服習使然哉夫專心文學者或未必其留情經
濟兄素以吏治自期遇有事機樂於綜覈雖細小必周
必慎烜猶憶前時兄親聘吉水賴銘齋夫子署中方其
初第職司訓課耳及浹洽久夜間常劇談公事凡有關
民生利害輿除各大端悉兄是商兄援經引史參以己
見爲條其宜一如賴夫子意行之均無或僨敗以是留
幕中四載不忍捨至移新建任始散然則兄之厚儲以
有待者他固未可量也而其經濟則已於全豹見一斑

家述

卷三

五

矣兄在家守制無日不與烜語亦無事不與烜議論居
已則曰孝弟爲爲仁之本論居官則曰廉正爲制治之
原論古今人物則曰某也翔迴清要若何某也陟歷臺
省若何某也受

顧命而參密勿若何某也膺

簡畀而守封圻若何今我輩旣許

國以身矣幼學壯行視往哲當何如然則兄固有志於
大且遠者假令天假之年得廁身公卿大夫展其懷抱
安知立朝不卽爲守道之大臣治民不卽爲愛人之君
子哉夫何賣志以歿而竟限於一籌莫展也噫已矣兄

卧病時間作詩屬烜和凡家事有未了者悉以命烜又
膝下無兒囑爲立繼每念及此未嘗不涕零眼枯今葬
已屆期僅於壙石紀其生平而筆又不足以達之萬感
中來情尤難遣旣痛逝者行又自念烜其何以慰兄於
地下耶兄生於乾隆庚子三月二十五日亥時歿於道
光丙戌三月二十六日戌時得壽四十七元配伍氏荷
溪人邑庠生體蘭公女先兄卒繼配傅氏清江縣人原
任湖南溆浦縣丞祖緒公女妾趙氏子鳳英伍安人出
蚤殤繼烜次子益爲嗣女二長如珠傳安人出字贛縣
鍾義莊次字珠趙氏出幼未字今擇期葬於塋下新塋

家述

卷三

三

爲艮山坤向烜謹誌如左銘曰

兄生而靈行傲才長不繩自直不琢自章廊廟之器邦
國之光施且未竟胡遽殄亡吁嗟已矣曲哀棠棣夢斷
池塘小山傾頽瞻仰神傷天心固不可知兮嘆人事其
靡常有墳如壟兮有封如堂惟衡宇之在望長與靈乎
倘伴冀弓冶兮與思恍春露與秋霜

亡妻勅贈孺人歐陽氏壙志

吾妻歐陽氏歿二年謀葬苦無地可尋今得之又爲形家惑言人人殊意難決余惟古者葬禮士踰月限以月先時而葬者謂渴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葬則葬期於速也地之美不美終無可考姑從葬論爰就葬所爲壙壙有志志者誌其事並誌其行云妻名台巧乃黃石彭澤司訓馳贈奉政大夫歐陽惺堂先生之次女也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生於彭澤儒學署中乙巳遭父喪回家丙午歲吾父台峯翁因與其長兄甲午舉人來圃公交好爲予求昏卽報諾時妻家中兄行姪

家述

卷十一

七

輩俱以科第仕宦顯聞積習自不免爲宦氣所移而吾妻專學女工勤於紡織非女事不越閫爲諸兄輩所深愛嘉慶庚申秋先安人以病重自揣不起亟命予迎妻歸以十月十八日入門廟見後拜予母母就床側命之坐與語移時心甚喜竊與人相謂曰新婦必昌吾門吾卽瞋目可無憂自是每日早晚入庖治饌厨竈事畢卽詣母榻前侍奉湯藥與先嫂安人伍氏更番遞代吾母亦以時囑及家務井後事妻謹誌之不敢忘是冬先安人以臘月二十六日卒時三弟十四歲妹琇瑩十一歲四弟八歲俱苦失恃難自安而吾妻爲之澣濯衣服

縫紉襪履飽餓眠起及時照拂俱能順弟妹意壬戌四弟因讀書祠屋染受潮濕患腳疾吾父延醫視醫謂似鶴膝恐成廢父乃爲吾妻囑命四弟就予同房安床服食湯藥床上坐起俱汝責妻受命惟謹扶持嗅味體卹備至四弟亦漸次痊可半年後步履如常豈惟吾父賢之卽吾母亦爲之含笑於地下矣明年癸亥妻以吾父將應選欲攜之任乃歸甯住數月聞予入泮始還家甲子春吾父因選授會昌訓導挈家赴贛妻隨在會署五年衣麤食素如前時戊辰予倖得舉父以學缺苦食指糜鶴料難分爰錢莫繼命兒輩各攜眷屬歸己巳予仍

家述

卷三

七

赴會昌省父庚午冬父攜予北上同赴會試不第辛未六月父回儒學任予在家閒居數月妻告以妯娌輩議析爨從之壬申春奉父命趣往會昌癸酉夏回家遊長沙甲戌清明後又赴會乙亥正月由會昌就龍泉館明年丙子館如舊時三兒已在妊娠妻爲予告曰術者謂我歲行在子恐遇險今年到館後當與及門輩約端節無散學中秋後解館不然君一去無相見也予諾而行至館如其言爲生徒約以八月廿後旋家詎意予旋時妻以母家送食物心爲一驚連旬弗休卽分死乃遽以產後血暈卒於九月十六日卽命耶修耶促耶豈天寶

尸之而非人力所能強祈耶吾妻生子三長鴻英次鶚英次麟英女三六人俱幼妻眉目朗秀體厚身長秉質溫和有性專靜與人處遇長行必恭必敬馭婢僕無疾言怒色妯娌同居閱十餘年厨饌事獨任不知倦倦則至房中稍爲歇坐仍服勞如常析爨後因膝下兒女多衣食包裹難於自給妻則日事機杼務紡績以其餘灌園種菜佐饗殮所不及年復一年竟以節約得裕鄰里有來貸粟借錢者輒量力償之甚至爲其人謀諸妯娌厚以相餉而其待母家也尤篤每歲除年節酬應外閒時賙助有加無已蓋心思其母並友其弟雖自己缺乏

家述

卷三

三

弗顧也妻初入門時余年十七見人衣華服若心艷之妻從旁竊笑曰貧者士之常前習聞吾兄云平生之志不在溫飽惜吾昧經史未識其爲何人耳但讀書異日自不患無華服卽華服亦曷足異嫁之日篋笥所藏衣本無多自後積製稍充仍未嘗增紬衣一襲然則妻之以華豔戒予者固自其幼時立志已然非飾詞亦非矯語也妻眞賢乎哉居無事間卽與予談家務無他及忽一日圍爐對酒坐私曰家中房屋僅數間不數載兒輩漸長大儻數椽而居可若何後有將宅基求售者又以囊澀辭過數日售者無人應仍來求一族兄某探知其

意爲妻慈惠乃貨簪珥得半值餘則以息取錢於族兄
值始全今所買基址尚未豎造他年當爲妻畢其願云
嗟乎嗟乎吾家代有母德爲人儀仰祖母安人以嚴正
持躬能耐貧緇力苦節督兒輩成立其事最難母安人
性秉慈惠應事處人各守常度吾妻未及見祖母而能
以母爲法溫恭貞靜無異母行庶幾葛覃蘋蘩矩焉今
妻乃不壽而棄予長逝耶予失助矣靈而有知其爲予
閔否誅曰悵德曜兮難再棄予如遺兮誰割吾愛引輻
車兮靈旗佐奠祭兮芼以菜卜牛眠於山脊兮烟雲昏
曖恨九原其不可作兮唸淚長愴

家述

卷士

三

繼室王氏孺人傳

夫無非無儀而唯酒食是議者其斯千篇之詠女子乎
儀言才也女有才而猶未以爲吉則其所可稱者安在
曰在德今夫德之繫於婦者靜與順其大較也孺人籍
泰和以祖仕楚南甯鄉少尉時誕生廳署中後卽寄居
長沙於鳳山太史公爲長女幼喪母依祖母成立從其
胞二姑劉母受學得識字愛看間書稍長讀古文詩辭
所習除鍼線外無他長年二十四歸余爲繼室夫爲繼
室者其於嫡妻非竟同仇讐也而每不能容忍於其嫡
之子若女嫡無所出嫌亦無由生矣有所出則疑夫私

家述

卷三

三

前妻子而于已不甚篤情後遂并其子嫉害之使夫亦
難自安而家因以陷此事所常有者孺人則不然方孺
人入門時余膝下有前妻子女及婦輩共五人長且大
者遵孺人教命詬誶無聞幼兒鼎年甫六歲孺人視如
己出鞠育顧復異常輩一日爲鼎兒縫衣手持線口中
詠孟郊遊子吟戲之頗有意趣余從旁竊笑孺人亦鞦
然色喜曰吾豈不當以慈母自居乎噫此可以觀德矣
孺人性好儉每置食多蔬筍肉非所嗜筍中衣皮棉夾
單各備但布帛參半而已亦無多居常曾與余講紅樓
夢余謂書所載其人其事何如則又詠魏文善哉行曰

